

從中山科學研究院至國防部聯五五處， 力求小有貢獻（上）

· 吳鐘珍 ·

當筆者還在空軍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服務時，就已下定決心繼續讀書，以帶職進修方式繼續攻讀大學及研究所，期能深入瞭解導波管與電磁波等電子工程之理論。乃於民國五十八年夏季參加大專聯合招生考試，原是希望能考入臺大、清華、交大或成功等四所國立大學，但因自從民國三十七年高中畢業後，已有二十多年未接觸高中功課，加以到臺灣後教育制度幾經改進，數學、物理、化學都換用APBS等美式新制課本。

雖然在三十四中隊的最後一年也曾到臺北牯嶺街舊書店買了幾本學生用過的數、理、化課本研讀，但因經常在新竹、越南芽莊兩地之間來回奔波，也不願耽誤公務，所以準備實在太不充分，僅考上了私立中原理工學院的物理系。因為私立大學學費甚高，而且向三十四中隊辭職後，每月又喪失兩千餘元之特種任務加給收入（當時空軍少校之本薪僅約一千元），所以最初曾決定不前往就讀。但考慮到軍官帶職進修有年齡限制，當時已

是我能進修的最後一年，經審慎考慮，最後還是向三十四中隊提出辭呈，離職深造。

就讀中原理工學院時我已三十八歲，而同班同學皆為剛從高中畢業，年僅十八歲的青年學子，所以他們大都稱我為老大哥。第一學期，因為我相當用心聽講，每晚都把當天所學的課業溫習一遍，而且英文、物理兩科基礎比剛畢業的高中生當然要好一些，所以期末考試竟然還得到第一名，獲頒獎狀及書卷獎獎金一千元。我曾據以向空軍總部人事署教育組探詢，軍官帶職進修如成績優異，大學部畢業後可否直接報考研究所，回答是絕不可以，反而必須返回空軍各學校任教官兩年，然後重新申請。但是，那時我又已超過報考研究所的年齡限制，故感到十分失望。

某日，空軍通校之同班好友劉法餘至新竹來訪，告知空軍通校老師張去疑先生現任交通大學教務長，並接受美國徐氏基金會科學圖書編譯委員會之委託，主持國內英翻中之編譯工

作，如能託他介紹一本書籍翻譯，當可賺取稿費貼補家用。當天他就帶我去謁見張教務長，教務長立即交給我一本「基本電視學—原理與修護」，約定一年內譯妥，稿費每千字四百元。於是我就趕快到書店去買了多本英文大辭典、電機工程名詞辭典與機械工程名詞辭典等參考書，開始了我這一生的翻譯生涯。但是，這項編譯工作可不輕鬆，往往一個字要翻查推敲很久，在晝夜趕工後，到三年級上學期才完成，並獲得了三萬多元的稿費，我們便給孩子們買了一臺鋼琴。

但為了分出不少課業溫習時間去翻譯，我的學業成績退步了一些，第二學期總平均八十點四三分（仍列全班第三名）。最後，我依照自己原來的志趣和計畫，申請轉入電子工程系，並幸蒙核准。

在電子工程系讀到四年級下學期時，同班同學大都積極準備考研究所，而我卻因軍中規定無法報考，只好望洋興嘆。不料，三月上旬忽然獲得消息，國防部委託淡江文理學院管理科學研究所，特別成立了一個系統分析組，專為軍中培訓預算分配及武器選購所需之系統分析人才。當年是第一次對外招生，因需人孔急，故報考人員大學部畢業後即可直接報考此研

究所，不受「必須返回各軍學校任教兩年」之限制。

聽到後大喜望外，即赴空軍總部探詢詳情，探詢後才知道成功之機率真是非常渺小，因此研究所要考的兩門主科是微積分和作業研究(OR)，微積分雖然在空軍通校第一學年時曾經學過，但已荒疏太久；另一門作業研究則從來未聽說過，打聽之後才知道是工業工程系的主要課程，課本兩巨冊，短期內根本無法惡補。

因離五月下旬考試只剩一個多月，我運用一切可用的時間自修作業研究和複習微積分。到淡江考試時完全放鬆心情，選答所有會的考題，毫無患得患失之感。不想六月底放榜時，我竟然榜上有名，正取錄取十名中我是第四名。那時中原大學的畢業考試也已考完，我在新竹家中曾接到多件中原同學道賀的函件，才知同班同學中只有我一人考上了研究所。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間淡江管研所畢業後，曾在空軍總部計劃署系統分析組服務了一段期間，並因績效優良晉升空軍中校。後因筆者深感空軍總部並不重視系統分析，只好另謀出路，設法投效當時待遇最高之中山科學研究院去了。

六十四年十二月到中科院計劃處

綜合科報到後，才瞭解中山科學研究院主要是由院本部和四個研究所構成，院本部內除院長室、副院長室外，另設有計劃處、行政處、主計處、和安全室。四個研究所則是核能研究所（一所）、火箭研究所（二所）、電子研究所（三所）及化學研究所（四所）。

當時的院長是陸軍中將唐君鉞（備役），副院長是海軍中將夏新，計劃處處長是海軍少將陸寶蓀博士，副處長是空軍上校葉若春博士。計劃處下轄綜合科、計劃科、系統分析科、電子計算機中心、技術情報室和圖書館。綜合科在朱偉岳科長之下又分幾個工作小組，科長的主要助手是空軍通校正科班二十一期畢業的張鴻興中校，當時他還兼任每週一次之院務工作會報記錄。綜合科內最重要之任務當是科技人員之人力管制，其中由陳世釗少校負責；而陳紹興上尉則負責技術工人之人力管制。

另外還有一個事務小組，由陳、曹、黃等三位事務員，分辦事物、黨務、文書等業務；還有葉芬、劉蘋、張之揚與劉美朔四位女同事，擔任業務助理性質之任務。我報到後被分派在陳紹興那一小組工作，當即被要求編寫一套「技術工人管理任用作業規

定」，並經常到各單位去訪視他們實施情形，最遠曾和陳紹興一同訪視過屏東九鵬基地二所的飛彈試射場，和高雄左營三所的反潛組。後來唐院長為加強與各軍種、政府機構、大專院校及重要科技企業等之間的連繫，讓他們充分瞭解本院之工作性質，以獲得更多的支援，乃決定舉辦座談會，大約每兩個月一次，這項繁重工作當然又是由計劃處綜合科主辦了。

因為科內每一位同仁工作量都增加了不少，科長又讓我負責每週一次之院務工作會報記錄。對我而言，這真是一項勞苦又可怕的任務，因為每週三上午的院務工作會報，不准攜帶錄音機入場，要全憑速記之本領記載在稿紙上，第二天一上班就要由科長及處長審核後呈請院長核閱。但我從來沒學過也未做過速記，每次只好先在白紙上記下要點，回到辦公室後再用一個下午的時間苦苦思考拼湊完成。但因為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院會中討論事項繁瑣，發言者眾多，經常要夜間加班甚至到深夜。不過這項任務也帶給我一些樂趣，因為我總是優先獲知不少院內最新的科技發展和人事異動資訊，不過這些機密資料是絕對不准外洩的。

不料就在此時，陳紹興上尉被選

送赴美國進修博士，而我這一小組則又增加了一項繁重的技術轉移任務，那就是要將院內各研究所為研製核彈、武器而附帶發展出來的非機密性科學技術，轉移給民間工業及學術機構充分利用，以有助提升我國之科技水準及賺取外匯。

首先就要編擬一套「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作業規定」（註），先會各研究所後再呈院長核定。然後筆者還曾訪問過明新工專、中興大學、高雄工專等工商學府及大同公司、統一公司等大型企業機構，向它們說明本院科技人員人力管制、新新座談會、技術轉移之構想與做法。

到中科院服務的第四年，朱科長又為科內爭取到兩個上校編制員額，讓筆者和海軍官校的褚家蘇中校同時升任上校副研究員。於是，以後我每到一處工商學府、企業機構及政府機構商討本院之技術轉移等事項時，大家對中科院的吳上校似乎都更為親熱和尊重。

但真是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因為陸處長任期屆滿，調升中正理工學院院長，處長由二所副所長鄭毓珊少將升任。最初一段時間，感覺他對部屬不像陸處長那樣和藹，但筆者自己一向小心謹慎，故尚可和平相處

。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忽然接到空總人事署主管重要軍職異動的李上校電話，表示要調我到國防部接任計畫參謀次長室（聯五）系統分析處（第五處）處長，徵詢我是否同意，我立即回答：「毫無意願！」，李上校很驚訝地說：「這個少將缺別人求都求不到，而你卻不要！不過，我會找我們副署長與貴處處長商談解決這個問題！」。過了半個小時，處長果然前來勸導我，並表示空總要讓我調佔少將缺，是很不容易的事，希望我能遵守總部的命令；最後，我還是同意了。

但是，即使由總部薦報，還是要經過國防部計畫參謀次長及參謀總長召見面談滿意後才算確定。某天上午，國防部聯五次長辦公室電話告知，要求我立即至國防部晉見次長面談，同時參謀總長亦可能召見。於是，中科院立即派車送我到國防部，先到計畫次長室見了已升任助理次長的劉立弘空軍少將（原五處處長），然後由他陪同晉見次長夏海軍中將，並談論一些系統分析和我在中科院內所主管的技術轉移等有關事項，相當輕鬆愉快。然後才至國防部大會客室等候參謀總長郝柏村陸軍一級上將召見。

會客室裡有陸、海、空軍上校二十餘人等候召見，參謀總長郝上將先

點名和陸、海軍上校面談，每人都是詢問一些學、經歷與主管業務等有關事項。最後才輪到空軍，首先就點到我，問完學、經歷等有關事項後，忽然發現我年齡已五十一歲了（剛才面談的陸、海軍都是四十歲左右的青年俊秀），就問我何以到現在才佔缺升少將。筆者只好據實回答，因為在中科院佔上校缺很不容易，兩年前才向國防部爭取到幾個上校缺，所以我才剛升上校兩年；他點頭表示瞭解，就這樣面試過關了。

回到中科院後，才知道計畫次長室已打電話來，要我即行到計次室報到。當晚就由鄭處長主持，以盛大餐會歡送我榮升離差，並於第二天一早派車送我到臺北。（未完待續）

註：最近從網路Freedom for Shan State-Yahoo上獲知，過去臺灣為發展核武與尖端武器所遺留的科學技術，由唐君鉞院長和經濟部部長李國鼎取得共識，成立了一家創新工業技術轉移公司，將中山科學研究院之若干尖端科技，轉移給民間工業充分利用，為臺灣創造了兆億元產值的產業，並帶動經濟起飛，使臺灣升格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這不就是筆者編擬「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作業規定」之成果嗎？